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 第十二回 奚奴問息逢尼院 光弼功成奏凱歌

話說輕娥在蓮花庵修行，真是：霧卷黃羅帳，雪雕白玉冠，
野煙溪洞冷，林月石橋寒。

因想起前事，說：「向為兵亂，與夫人中途相失，來到華山，得遇李王孫，就此庵中做了道姑，不覺又是數載。想我夫人，雖曾削髮為尼，不知當時得到法靈寺否？我縱然遊方之外，豈無戀主之情，這幾時好生放他不下。聞得昔時神僧杯渡，列仙御風，相見何難。今日我還不能到此境地，等與李王孫說，我還下山去，到長安近處，訪個消息，卻不是好。」把輕娥欲下山訪柳姬消息按下不題。

且說那柳姬，托身法靈寺中，想起韓郎，說道：「他參軍河北，近說轉徙山東，多只為王事賢勞，賊徒猖獗，因此尺書不及，一價無聞。哎，我奇跡在此，就是你有個人來，教他何處尋我。想我兩人，拈成一段風流，也虧殺李王孫周全。但百年無多，不能常常廝守，思想起來，覓什麼封侯。的番兵亂，便是楊妃，也死在馬嵬，真是薄命佳人，竟將金鈿虛投碧海了。我如今暗藏機數，暫向空門，只是我累這頭髮了。你看轉輪藏中，有經在此，且翻一翻。」按下柳姬看經不表。

且說奚奴，持著練囊走來，說：「俺相公著我到長安訪柳夫人消息，這長安兵荒之後，真個是第宅皆新主，衣冠異昔時，那裡去尋他。聽得一路人說法靈寺那裡，有個尼姑，姿色雙絕，原是官宦人家，到像俺夫人的行徑。俺一直投這裡來。呀，那彈堂上一個尼姑翻經，果然與夫人一般，且竟去問他。」進了禪堂，說：「柳夫人，韓相公有信在此。」柳姬道：「客官何來？是甚柳夫人呢？」奚奴道：「夫人你怎忘了，小人是奚奴，相公特遣來尋訪夫人。」柳姬仔細一認，說：「呀，果是奚奴。」含著眼淚問道：「相公好麼？」奚奴道：「相公平安，小人來城裡城外，都已走遍。偶來此處，不意得遇夫人。」柳姬道：「你還想尋章台舊第麼？萬分不能了。」奚奴道：「相公寄來練囊，書就在上面。囊裡有白金百兩。」柳姬接來一看，原來是一首詩。念了一遍，說：「哎，這卻說差了。縱使長條似舊，怎猜做陌頭垂柳。他道我還似當時哩，那知道，腰細漸漸驚秋了。相公一向在何處？取他也憶著長安麼？」奚奴道：「相公參謀淄青，長安不見，每日生愁。今烽火少停，故此遣小人，賚百金，特地相投。」柳姬道：「我出家人，要這金來何用。」奚奴道：「權作齋供，相公回來，另有區處。」柳姬落淚道：「知他兒時回歸？」奚奴道：「且免愁煩，歸期只在清秋了。相公願望回報，夫人作速寫書。」柳姬道：「我也把鮫綃一幅，寫詩一首答他。」悲吟一回，說：「我這首詩，管著許多心事，新怨舊愁俱在中，寫道：『楊柳枝，芳菲節，所恨年年贈離別。一葉隨風忽報秋，使君來時豈堪折。』」奚奴道：「看你這樣文才，何減蘇惠，只是俺相公須不比寶安南。相公近在河陽，夫人不如去那裡相會。」柳姬道：「這般時候，我孤身怎麼去得。奚奴，你把這鮫綃帶去罷。」奚奴道：「小人去就對相公說，夫人別後，夢斷雙蛾，猶如春後之柳了。」柳姬道：「到他來時，知我可還在麼？」奚奴道：「小人曉得，叫我相公早辦歸身就是了。又一件要緊事，似你才貌，就是剪髮毀形，猶恐招人耳目。比如那六祖，隱於獵家，一十九年，今後更要深藏些才是。」柳姬道：「你說的極是。只怕你相公要淹留哩。」奚奴道：「相公也只無奈，小人了。」柳姬道：「你再說與相公，休慮我消瘦，雖現出家，卻不知愁。」奚奴道：「曉得，俺去也。」忽老尼走來，說道：「師弟，你自入寺來，頗能擺落，今回卻為何啼哭？」柳姬道：「韓郎遣信到此，不覺故態復萌，情緣難斷。」老尼道：「這練囊是他寄來的麼？」柳姬道：「正是。」老尼道：「你將何物答他？」柳姬道：「他寄我白金百兩，囊上是一首詩。也寄一首詩答他。」老尼道：「將近授衣時候，你何不寄征衣去。」柳姬道：「縱欲縫裳，知他近來肥瘦如何？」老尼道：「相公既有信來，便不忘你，也就歸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見沙府中沙蟲兒到來，說道：「老師父，沙府太奶奶生日，要誦蓮花經。聞你有個新來徒弟非空師父，請你二人到府中去。」只見柳姬扯過老尼，背地說道：「師兄，還是去好不去好？」老尼道：「太奶奶平日好善，他老爺原是吐番大將，歸順我朝，近日立功隴西，十分得寵，怎生違得他。」柳姬道：「如此領教。」老尼轉身道：「大叔，拜上太奶奶，自當奉命。」沙蟲兒道：「俺回復去便了。」轉過法雲、慧月兩個徒弟來說：「你們在此做甚？」老尼道：「這裏中是韓員外寄他夫人的白金百兩，你們可收進去。」法雲道：「待我來拿一拿。」拿起，卻跌倒在地。說：「不好了，我怎麼動彈不得。」慧月說：「你從來強健，今卻怎的。」法雲道：「這叫做財多身弱。」慧月說：「待我來拿。」也倒在地，說：「不好了，我待要死，快買抄板。」法雲道：「卻怎的這般說？」慧月道：「這叫做財旺升官。呀，這裏上原有字，我們若識得的，就收這銀子。」法雲道：「拿來我識。」故意沉吟一時，說：「金子是我的。」慧月道：「你一字不識，怎生要這金子。」法雲道：「一字不識的，才有金子哩。」老尼道：「休囉唆，隨我去罷。」按下不表。

且說李太尉，代郭子儀為統兵大元帥，坐整龍驤，雄開虎帳，平定那些鼠竊，如反掌之易，甚是威烈，行見凱歌歡暢了。正是：

卷旗生風喜氣新，早持龍節靜邊塵。
漢家天子圖麟閣，身是當今第一人。

他坐在帳中，說道：「下官李光弼，本營州人也。屢以戰功，晉位司徒，近如太尉。只為國家多難，祿山始平，思明復起。如今史朝義也已弒父稱尊，河洛悉為戰場，幽燕是他營窟。蒙主上命俺總統六師，討平諸鎮。李抱玉那裡？」李抱玉應道：「有。」李太尉道：「俺取徑陳留，你可潛薄河陽。聞得侯節度韓參軍部兵，自淄青赴義，但得諸君如此，賊不足平矣。待他來時，再作計議。」

只見侯節度統領軍兵，將近大營。侯節度道：「此間是太尉營前。將校們通報，侯節度等到此。」小軍報進。李太尉道：「疾忙請進。」侯節度同韓參軍進營，參見已畢。侯節度道：「聞得太尉代郭令公，軍麾不動，氣象一新。真在玉帳之中，圖上金城之略。」李太尉道：「節度東方留守，可當節制之師。參軍西第稱賓，足具先謀之伐。」侯節度道：「願依左律，一效中擊。」李太尉道：「下官刻期進兵，專候諸君見顧。節度帳下，有虞侯許俊，義勇之士，何不相從。」侯節度道：「下官帶來臨淄十萬戶，即墨五千人，是他為殿，以此來遲。」李太尉道：「下官料此賊，一戰必敗。敗則必奔幽州，已遣僕固瑒等伏兵追擊。前哨官，可傳令許虞侯，徑提一支兵去助他，不須來此。」眾軍傳令已畢，李太尉道：「俺們即此拔營，前到橫水，會回紇朔方兵。倘遇賊來，即便接戰。眾軍一齊排隊前去。」眾應道：「得令。」

且說史朝義營中，亦議迎敵。田承嗣走到帳前稟見。史朝義道：「田將軍，李光弼師次洛陽，又新來個侯希夷，他們部伍，十分嚴整，好生提防。」田承嗣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輸了他也少不得你個平頂冠。」史朝義道：「卻怎麼說？」田承嗣道：「你去了頭，自然平頂了。」史朝義道：「你也少不得封個並肩王。」田承嗣道：「卻怎麼說？」史朝義道：「你去了頭，卻就並肩了。」田承嗣道：「都好利市，只管殺向前去。」正遇天朝前哨。

李太尉吩咐：「上前打話。」眾軍喝道：「俺這裡是李太尉、侯節度親自領兵。」那邊軍也應道：「俺這裡是大燕史皇帝，親自領兵。」只聽官營中鑾鈴響處，說：「李抱玉當先出馬。」那賊營中彩旗分處，說：「田承嗣當先出馬。」兩人戰了數台，田承嗣敗陣而走。只見侯節度出營說：「你那反賊，敢曉得侯希夷麼？」史朝義出馬說：「待朕決戰侯節度。呀，唐事已去，天命在吾，何用多言。」戰了幾個回合，史朝義敗陣而逃。侯節度道：「俺們作速追去，務誅此賊。」李太尉攔阻道：「且住，窮寇勿追，窮獸勿逐。俺們只提大師，徐躡其後。又一說，怕他詐敗，或有伏兵。須若大敵之臨，莫作中軍之好。按轡徐徐前去，再作道理。」只見許虞侯迎來說：「太尉，許俊參見。」李太尉道：「許虞侯你來了，史朝義今在何處？」許俊道：「史朝義由前敗去，

欲還幽州，僕固瑒和小將等追及漁陽，他就罄巫閣祠下縊死。降將李懷仙，傳首京師去了。雍王及僕固瑒元帥們，佇候太尉早臨，調停河北東都事體。」侯節度等說道：「太尉妙算，允服輿情。」李太尉道：「侯節度，你可同韓參軍，遍傳露布，先到長安。下官調停事畢，即與李將軍，改入國之軍容，舉飲之曠典。」侯節度道：「謹依尊命。」李太尉道：「就此別了。」正是：

雙旌過易水，千騎入幽州。

只見太尉與李抱玉，領著大隊而去了。侯節度向韓參軍道：「河陽之役，予有微功，皆由參軍指訓。」韓員外道：「元帥、虞侯，如此元功，自宜懋賞。」侯節度吩咐道：「將士們，班師回朝。」眾人應道：「得令。」俱各歡騰而歸。正是：

月蝕西方破敵時，及瓜歸日未應遲。

斬胡血變黃河水，梟首常懸白鵲旗。